

1	4
1555	
65	



第九集

知不足齋叢書

長塘鮑氏開

第九集

知不足齋叢書

長塘鮑氏開雕

門 14
1555
65

長樂縣志

知不足齋叢書

第九集

昭和十九年
四月十日
購求

知不足齋叢書

第九集

金樓子 六卷

鐵圍山叢談 六卷

農書 三卷

蠶書 一卷

耕織圖詩 一卷

湛淵靜語 二卷

責備餘談 二卷

目錄第九集

知不足齋叢書

金樓子

金樓子序

先生曰余於天下為不暇也

或可也

或可也

或可也

或可也

或可也

或可也

或可也

或可也

金

金壘子

金壘子序

先生曰余於天下爲不賤焉竊念滅文仲旣歿其立言於世曹子桓云立德著書可以不朽杜元凱言德者非所全及立言或可庶幾故戶牖懸方筆而有述作之志矣常笑淮南之假手每嗤不韋之託人由年在志學躬自搜纂以爲一家之言粵以凡庸早賜茅社許士備相寧帷陝服早攝神州晚居外相文案盈前書幌未輟俾夜作晝勤亦至矣其間屢事元言亟登講肆外陳玉鉉之文內宏金壘之典從乎華陰之市廢乎昌言之說其

事一也六戒多務千乘糾紛夕望湯池觀仰月之勢朝
瞻美氣眺非烟之色替於筆削其事二也復有西園秋
月岸幘舉杯左海春朝連章摘翰雖有欣乎寸端而久
棄於尺璧其事三也而體多羸病心氣頻動臥治終日
睢陽得善政之聲足不跨鞍聊城有卻兵之術吾不解
一也常貴無為每嗟有待閒齋寂寞對林泉而握談柄
虛宇遠曠玩魚鳥而拂叢著愛靜之心彰乎此矣而候騎
交馳仍麾白羽之扇兵車未息還控蒼兕之軍此吾不
解二也有三廢學二不解而著書不息何哉若非隱淪

之愚谷是謂高陽之狂生者也竊重管夷吾之雅談諸
葛孔明之宏論足以言人世足以陳政術竊有慕焉老
生有言知我者希則我者貴矣有是哉有是哉裴幾原
劉嗣芳蕭光侯張簡憲余之知己也伯牙之琴嗟綠綺
之長廢巨卿之驥驅白馬其安歸昔為俎豆之人今成
介冑之士智小謀大功名其安在哉蓋以金樓子為文
也氣不遂文文常使氣材不值運必欲師心霞閒得語
莫非撫臆松石能言必解其趣風雲元感儻獲見知今
纂開闢已來至乎耳目所接即以先生為號名曰金樓

子善士安之元晏稚川之抱朴者焉

興王

箴戒

后妃

終制

戒子

聚書

二南五霸

說蕃

立言上

立言下

著書

捷對

志怪

雜記上

雜記下

自序

至正三年癸未歲春二月望日葉森書於西湖書院大

金樓子序

三知不足齋叢書

學明新齋

金樓子

重編金樓子篇目

第一卷

興王篇一

箴戒篇二

第二卷

后妃篇三

終制篇四

戒子篇五

聚書篇六

金樓子 篇目

一知不足齋叢書

二南五霸篇七

第三卷

說蕃篇八

第四卷

立言篇九上

立言篇九下

第五卷

著書篇十

捷對篇十一

志怪篇十二

第六卷

雜記篇十三上

雜記篇十三下

自序篇十四

金樓子篇目

金樓子 篇目

二 一印不足 志 錄 上 青

金樓子卷第一

梁孝元皇帝撰

興王篇一

粵若稽古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分有十紀一曰九頭

二曰五龍三曰括提

案春秋元命包作攝提博雅又作挺提

四曰合雒案博雅

雅作雄

五曰連通六曰序命七曰脩飛

案春秋元命包作循蜚八曰

因穆案春秋元命包作提

九曰禪通十曰疏訖

案春秋元命包作佗容成氏

大庭氏柏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連氏赫蘇氏宗盧氏
祝和氏渾沌氏吳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陰康氏

無懷氏

太昊帝庖犧氏風姓也母曰華胥燧人之世有大跡出

雷澤華胥履之生庖犧蛇身人首有聖德燧人氏沒庖

犧氏代之繼天而王首案首原本作者今依帝王世紀校改德於木為百

王之先都陳至于共工霸而不王

炎帝神農氏姜姓也母曰女登為少典妃遊華陽有神

龍感女登生炎帝人身牛首有聖德以火承木都陳遷

魯嘉禾生醴泉出在位百二十年

黃帝有熊氏號軒轅亦曰帝鴻少典之子姬姓也又姓

公孫少典娶有嬌女阿寶見大電光繞北斗樞星照郊

野附寶孕二十四月生黃帝龍顏有聖德生而神靈弱而

能言幼而循案史記作徇索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受

國於有熊居軒轅之上迺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

然後得行其志屈軼草生庭佞人入則指之又有景星

麟鳳之瑞乃以風后配上台天老配中台五聖配下台

謂之三公置左右大監以治人得寶鼎興封禪帝坐於

元扈之上太一來下有大螭如羊帝曰土氣勝故以土

德王在位一百年有四妃生二十五子

少昊金天氏一號窮桑一曰白帝朱宣帝黃帝之子姬
姓母曰女節黃帝時有大星如虹下流華渚意感生少
昊於窮桑是為元囂姓姬氏或云已氏降居江水以登
帝位以金承土都曲阜有鳳鳥之瑞以鳥紀官鳳鳥氏
以為司歷正元鳥氏為司分伯趙氏為司至青鳥氏為
司開丹鳥氏為司閉祝鳩氏為司徒睢案左傳鳩氏為
司空案左傳鳴鳩氏司馬也鳴鳩氏司坐也此疑有脫誤爽鳩氏為司寇鶉鳩氏
為司事五雉為五工正九扈為九農正天下大治焉
帝顓頊高陽氏黃帝之孫昌意之子母曰女樞金天氏

之末暉光之星貫日如虹感女樞於幽房之宮案別卷作中
右脅有九色毛生顓頊以水承金始都窮桑徙商丘
帝嚳高辛氏少昊之孫嬌極之子生而神靈自言其名
曰案原本脫曰字今依帝王世紀校補亥麟齒以木承火都亳在位十年
元妃有邠氏女曰姜嫄生后稷次妃有娥氏女曰簡翟
案世本作簡狄生契次陳鄠案大戴禮記作陳隆○又案此今戴記本誤字生民檀弓疏引大戴
作簡狄氏女曰慶都生堯次陬訾案大戴禮記陬作訾氏女曰
常儀生子摯摯立不善乃立堯
帝堯字放勛一名同成育陶唐氏帝嚳之子伊祁姓也

母曰慶都為譽妃出觀河渚遇赤龍而孕寄伊長孺家
 產甲申歲而生堯丹陵也堯眉八采日角方目足有元
 武之字手有三河之文豐下銳上就之如日望之如雲
 黃收案收原本說作牧今依史記校改純衣彤車白馬冬則鹿裘夏則
 絺葛采椽不斲土階三等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
 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焦僥氏來獻沒羽常
 年之人得神獸若羊名曰獬豸堯乃緝其皮以為帳分
 命羲仲義叔和叔和仲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定仲夏
 宵中星虛以正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時許耳之子

名曰由字道開一字武仲仲武黃白色長八尺九寸兄
 弟七人十九而隱堯欲禪之由乃洗耳是後景星曜於
 天甘露降於地朱草生於圃鳳凰止於庭有翬蒲案說文翬書符瑞志又作筆脯蕝茨之瑞都於平陽命羲仲羲
 叔和仲和叔掌四方在位四十一年洪水滔天懷山襄
 陵四岳舉鯀治水九年績庸不成五十年乃更咨四岳
 得舜乃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類於上帝禋於六宗望
 於山川辨案古字辨徧通升羣瑞案舜典堯崩乃葬濟陰城廟
 居齊郡有柏樹死而更生焉舜攝政二十八年堯乃殂

三年禮畢舜避丹朱於南河諸侯朝覲訟獄者不之丹
朱而之舜舜曰乃天命也初堯教丹朱恭以文桑爲局
犀象爲子

帝舜有虞氏龍顏大口圓天日角出額重鼻足履龜文
目重瞳子身長九尺一寸常夢擊天鼓母曰握登早終
瞽叟更娶生象象傲瞽叟頑後母嚚咸欲殺舜使舜入
井舜鑿井傍行二十里以孝聞三十而帝堯問可用者
四岳咸舉舜堯於是降以女娥皇女瑩案列女傳作英配之妻
舜以觀其內使九男與處以觀其外二女不敢以貴驕

事舜親戚甚有婦道堯九男皆益篤舜耕於歷山歷山
之人皆讓畔耕地得金枝銀節漁於雷澤雷澤上人皆讓居
陶於河濱河濱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
邑三年成都堯乃試舜五典百官皆治布五教於四方
堯乃老使舜攝行天子政巡狩得舉用事卿雲出景星
見西王母使使乘白鹿駕羽車建紫旗來獻白環之珎
益地之圖乘黃之駟綏耳貫胸之民來獻珠蝦旣陟帝
位以土承火都平陽命禹爲司空棄爲后稷契爲司徒
咎繇爲士垂爲其工益爲朕虞伯夷爲秩宗夔爲典樂

龍為納言庶績咸熙羣瑞畢集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生子商均不肖舜復禪禹八九疑山置銅劍一枚化為礫今濟南歷城有祠太陽山有虞氏三石闕也禹即位後十五年舜乃殂禹讓商均避之陽城天下不歸商均而之禹初商均一名章鷁

帝禹夏后氏名曰文命字高密母脩已山行見流星貫昴意感又吞神珠葦胸圻而生禹於石紐夜有神光長於隴西大夏縣龍角珠庭虎鼻大口兩耳參鏤案淮南子作漏別卷又作僕首戴鈎鈐身長九尺九寸胸有黑子

如玉斗焉手長至膝脛無毛左手中十七黑子為人敏

給克勤其德不違其言可信聲為律身為度乃遂與益

后稷奉帝令諸侯百姓案史記作奉帝傷先人父鯀之

功不成受誅乃勞身焦思過門不入而洪水平既陟元

后以金承土都平陽或營安邑薄衣食而致孝於鬼神

卑宮室而致美於黻冕陸行乘車水行乘舟泥行乘橇

山行乘樅神鹿出於河水天錫元圭乾吾國獻裘毛有

五采復薦咎繇於天將以致禪會咎繇終復薦益禹殂

葬會稽廟中有鐵屨鐵菴石船廟裏有塗山神姑之像

珠璣爲帳寶玉瑊華諸廟莫及當中山水之盛良辰吉日羅綺衺服滿橋梁之上皆金翠爲飾神又甚靈彼人所敬初禹娶塗山氏之女生啓三年喪畢益避啓人不歸益而歸啓一名建一名余母化而爲石啓卽位伐有扈氏啓庶兄也夏禹氏絕少康出於竇之中復禹跡也成湯姓子名履字天乙狼星之精感黑龍而生高天廣角隆準手有縱理如印綬之文豐下兌上哲而有鬚長九尺四寸八肘凡有七號一名姓生二云履長三云胥肚四云天成五云天乙六云地甲七云成湯成湯始居

亳從先王居作商誥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伐之湯曰汝不能敬命予大伐殛之無有攸赦作湯征伊尹號阿衡阿衡欲干湯而無由乃爲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湯謂之曰自進非道也乃令還其本居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後從之任以國政白狼銜劍有神人身虎首獻玉鏡白狐九尾諸國貢玉盤入自北門遇女房作女房之歌秦書序作遇女鳩女房林樹久不花一旦生如鳳翼湯出見野張網四面祝曰自上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噫盡之矣乃去其三面祝之曰欲左左欲右

右不用命乃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於禽獸
嘗是時夏桀爲虐政淫荒而諸侯昆吾氏爲亂湯乃與
師率諸侯伐桀敗於有娥氏之墟犇於鳴條之野乃改
正朔服色朝諸侯崩葬於濟陰亳縣東北郭去縣三里
冢高七尺漢哀帝時遣大司空行湯冢又說曰殷湯無
葬處此言非焉武丁大戊並賢君也

周文王昌狼星之精母曰大任夢長人感已有胎目不
視惡色耳不聽淫聲以胎教之洩於豕牢生文王龍顏
虎眉身長十尺胸有四乳卽位爲西伯有雀生鷓於殷

城隅文王增脩政三年四方諸侯皆服崇侯譖之於紂
紂不納費仲又言於紂欲誅之紂不從九年春三月率
六州諸侯朝於殷崇侯虎又譖之紂怒囚文王於羑里
雖有憂患方脩先聖之業廣解六十四卦著其卦詞謂
爲周易時謂西伯爲聖紂疑而未達長子伯邑考質於
殷爲紂御紂烹之爲羹賜文王以試之實聖當不食子
羹文王得而食焉紂笑曰誰謂西伯聖者食其子而尚
不知紂謂西伯曰諾汝者長鼻決耳也文王曰此崇侯
虎之狀紂赦文王四十三年春正月庚子朔文王在鄴

九州諸侯咸朝五緯聚房心周之分野時有鳥銜丹書
集於周社文王乃獻洛西赤壤之國方千里請除炮烙
之刑紂許焉賜以弓矢鈇鉞使專征天下大悅有鳳凰
銜書而至文王稽首受命是歲卽位化被江漢之域以
受命之始年也周武王發望羊高視齟齬生而有光太
公周公作輔武王渡河伐紂中流白魚躍入舟長一尺
四寸一說云丹鯉未知孰是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
至於王屋流爲鳥其色赤其聲魄云是時諸侯不期而
會盟津者八百諸侯皆曰未可乃還歸居二年聞紂昏

紂可伐也武王曰

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疆抱其
樂器而奔周戊午師渡盟津諸侯咸會共案古文行天
罰甲子昧爽武王朝至於商郊牧野乃誓武王左仗黃
鉞右秉白旄紂聞武王來亦發兵七十萬人距武王紂
師雖衆皆無戰心心欲武王亟入及紂師皆倒兵以戰
以開武王武王馳之持太白旗以麾諸侯畢拜武王王
乃揖諸侯諸侯畢從武王至商國商百姓待於郊於是
天錫黃鳥之旗遂入至紂死所武王身射之三發而後
下車以輕劍擊之以黃鉞斬紂頭懸之大白之旗肅春

氏獻石罍楛矢苦庭之國獻文犀紫駝命釋百姓之囚
表商容之間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發巨橋之粟以賑
貧弱時夷雍之子名伯夷叔齊不食周粟餓於首陽依
麋鹿以為羣叔齊起害鹿鹿死伯夷志之而死

漢高祖劉季父名執嘉母曰含始八池中浴見玉雞銜
赤珠名曰玉英吞之有孕昔孔子夢三槐閒豐沛邦有
赤蛇化為黃玉上有文曰卯金刀字此其瑞矣帝美髭
髯隆準容受直言好謀多欲平秦楚之難撥亂反正雖
不脩文學而性明達聰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初從民

心作三章之約天下既定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
張蒼定章程叔孫通定禮儀陸賈造新語又與功臣剖
符作誓丹書鐵券金匱石室藏之宗廟雖日不暇給規
模宏遠矣

漢太宗恒卽位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
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臺基已成將構召匠計之直
百金乃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嘗羞
之何以臺為身衣弋綈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幃帳無
文繡常集上書以為殿帷兵器無刃以示敦朴為天

下先葬霸陵皆瓦屋不以金銀銅鐵爲飾因山不起墳
南粵尉佗自立爲帝召佗兄弟以德懷之佗遂稱臣與
匈奴結和親而背約入盜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恐煩
百姓吳王濞詐病不朝錫以几杖羣臣哀盜等諫雖
切常假借納用焉張武等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愧
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斷獄數
百幾致刑措至於中宗宣帝樞機周密品式備具工巧
器械先代莫及民畏其法吏奉其職矣

漢世祖文叔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夜生於武帝故宮

有赤光照室影如五麟七鳳後望氣蘇伯阿爲王莽使
至南陽遙見春陵城郭曰佳哉美氣鬱鬱葱葱帝美鬚
眉身長八尺七寸腳下有文色如銀印厚一分更始起
兵還春陵遠望舍內火光赫然屬天夢乘赤龍登天上
珠階玉闥乃以三千人破王莽百萬衆及卽位故能平
隗囂公孫述等在兵旣久厭武事常思息肩皇太子嘗
問攻戰之事帝諭曰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不對非
爾所及也每旦視事日昃乃罷斷遠方餉異味奇珍功
臣高枕無所誅殺引公卿講論經夜分乃寐太子諫曰

陸下有禹湯之明失彭聃之福願頤愛精神帝曰我自樂之不爲疲也雖身濟大業兢兢如不及故能明慎政體總覽權綱嘗有獻千里馬者帝曰鑾旗在前屬車在後朕乘此安之乃以駕鼓車初巡狩春陵父老曰乞蠲十年帝曰天下艱難三年已外豈能自保乃蠲三年退勲臣進文吏身衣大練色無重采耳不聽鄭衛之音手不持珠玉之扇無私愛左右無偏恩損池籞廢弋獵賜州國竝皆一札十行細書成文勤約之風行於上下嘗著瑞火籠賦內外匪懈百姓寬息戢弓矢散馬牛信止

戈爲武也

魏武帝曹操用師大較依孫吳之法而因事設奇量敵制勝變化如神自作兵書十餘萬言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臨時义手爲節度從令者克捷違教者負敗與虜對陣意思安閒如不欲戰然及至決機乘利氣勢盈溢故每戰必克取張遼徐晃於亾虜之中皆佐命立功列爲名將其餘拔出細微登爲牧守者不可勝數是以創造大業文武竝施御事三十餘年手不捨書晝則講軍策夜則思經傳登高必賦被之管竝皆成樂章才力

絕人手射飛鳥躬擒猛獸嘗於南皮一日射雉六十三頭及造宮室繕治器械無不爲之法則皆盡其意雅性節儉不好華麗攻城拔邑得靡麗之物則悉以賜有功勛勞宜賞不吝千金無功望施分毫不與四方所獻與羣下共之豫自制送終衣服四篋而已

晉世祖安世少厲高行造次必於仁恕未曾有過言失色於人然而明達善謀能斷大事暨登大阼之日制強國御下有禮所以鎮壓內外輯靜四方威惠參治文武必舉故天下服焉承魏氏奢侈尅弊之後百姓思古之

遺風帝既謙儉寡慾亦雅識時變臨朝愷悌務崇簡泰有人餉雉頭裘者卽令燒之朝廷輯睦興居可觀故威服強吳規模宏遠雖饗國未久德洽於民矣其後惠懷喪亂中宗東渡所謂五馬俱渡江一馬化爲龍者也

宋高祖德輿清簡寡欲嚴整有法度未嘗視珠玉輿馬之飾後庭無紈綺絲竹之音寧州嘗獻琥珀枕光色甚麗時諸將北征以琥珀治金瘡帝大悅命搗分賜諸將平關中得姚興從女有盛寵以廢事謝晦諫卽時遣出財帛皆在外府內無私藏宗臺建有司奏東西堂施局

脚牀銀塗釘帝不許使用直脚牀釘用鐵諸主出適遣
送不過二十萬無錦繡金玉內外奉禁莫不節儉後孝
武帝大明中壞帝所居陰室於其處起玉燭殿與羣臣
觀之牀頭有土鄣壁上挂葛燈籠廣州所部二千石有
獻入筒細布一端八丈帝既見惡其精麗勞民力卽付
所司彈牧守以布還之并制嶺南勿作此布帝素有熱
疾并患金瘡末年尤劇坐臥常須冷物而未能得後人
獻石牀帝見善之寢其上卽覺極以爲佳乃歎曰木牀
猶用功不少况乃鑄石卽還其人亦令毀之帝始遊軍

彭城置酒命紙筆賦詩曰先蕩臨淄寇卻清河洛塵華
陽有逸驥桃林無伏輪於是羣才竝作也

宋太祖義隆年十四身長七尺五寸好讀史書善楷隸
能文章温和有人君之德及南面負扆深以子民爲先
臺殿堂宇無所改易爲吏長子孫居官成姓號明法令
時人謂有建安永平之風每至諸侯王宴集必先論國
家政務自朝訖晡迺設食旣而語人曰千乘之君幼居
人貴吾所以未便設食令此輩稍知饑寒也經巡歷至
上庫謂左右曰此庫內大有錢殊可羨願左右曰此縣

官之物耳何羨願耶帝曰此皆國家之物吾奉先帝之
祀常懼羞之四方豐稔倉粟皆紅省租賦米五錢也
梁高祖武皇帝生而靈異有聖德頸光龍液舌文八字
頂垂帶重上額照日象有文在手曰武帝并上諱三字
始在髻髮便愛琴書容止進退自然合禮常與兒童鬪
技手無所持躡空而立觀者擊節咸共稱神及遭獻太
后憂哭踊大至居喪之哀高柴不能過也每讀孝子傳
未曾終軸輒輟書悲慟由是家門愛重不使垂堂登於
晚年探賸索隱窮理盡性究覽墳籍神悟知機讀書不

待溫故一閱皆能誦憶所以馳騁古今備該內外辨解
聯環論精堅白沛國劉歙當時馬鄭上每析疑義雅相
推揖深沈靜默不雜交游所與往來一時才雋至於得
人門稱多士居宇精肅常有煙霧垂簾拱帳望者竦然
六義四始尤解禮體登高必賦莫非警策弱冠升朝令
問籍甚太尉王儉齊國阿衡欽上風雅請爲戶曹屬司
徒竟陵王齊室驃騎招納士林待上賓友之禮范雲時
爲刺徒記室深慕上德自結神遊驅車到門頃日驟至
上嘗旦往報雲雲聞街衢灑掃喚呼清道俄聞笳鼓之

聲雲意天子出幸南苑尋乃上遣通焉心獨怪之未敢
言也止哲於知人慮無遺事歷司徒法曹祭酒掾會輔
友仁之職永明九年出爲鎮西諷議西上述職行過牛
渚直暴風卒起入泊龍瀆旣波浪不可靜登岸逍遙四
望梁山瞻眺墟落見一長老披儒服至揖上曰君龍顏
虎步相不可言天下方亂四海未一安蒼生者其在君
乎上笑之曰觀公長者不容見戲俄而風靜此夕竟屈
姑熟永明十年太祖登遐上始承不豫便卽言歸輕舟
仍發州府贈遺一無所受齊隨郡王苦留一宿不許得

單艇望星上路犯風冒浪兼行不息雖狂飈地發尚浪
天湧船行平正常若安流舟中之人皆稱神異及舟漏
臨沒叫不輟聲鵲頭戍主周達奉上一船絳波就路至
京不踰二旬自在途便不盥櫛寢食俱廢焦憂易形視
人不識望宅奉諱氣絕良久旣葬嘔血數升水漿不入
口者四日憂服之內不復嘗米所資麤麥日中一溢再
拜山陵杖而後起涕淚所灑松爲變色及號思廬室未
嘗見齒仍畱山陵因欲隱遁太傅宣武王苦諫乃止有
桑門釋僧輝不知從何來也自云有許負之法通名詣

上見而驚曰檀越頂有伏龍此非人臣之相貧道所未見也若封泰山願能見覓上笑而不荅此後莫知所之齊明密敕上為雍州領兵往救新野仍即發引振旅長途號令清嚴所過秋毫不犯信賞分明士卒咸思盡命凡公私行旅多停大雷輒逾信次不宥時發上軍浦口值風起浪生洪流沂波無敢行者軍直兵啓風浪大不可言宜入浦待靜兼應解周何郎神上曰周公瑾何無忌在昔勤王如我今日亦復何異爾若有靈當令風靜因打上鼓催進行途未遠便波恬風息於是利涉常乘

便風漢沔穀貴百姓多饑上賑救乏絕闔境不置九月

九日上出講武時士女觀者遠近畢至中間忽暴風起

烟塵四合當上所居獨白日清照有紫雲特起始齊高

在府夢著履案別卷引此作履上太極殿三人從一人齊武一

人齊明一人張天地圖而不識意言是太祖子弟及踐

阼嘗與太祖密謀案別卷引此作燕謂太祖曰我辛苦得天下

而祚不傳孫我死龍子當得龍子齊武小名龍子死當屬阿度

阿度齊明小名此後當還卿子孫遂至大霸及太傅援京邑夜

在越城假寐忽夢見一大人著朱衣牽三匹馬來太傅

因騎一匹騰空半天而墜次衡陽王一馬踴過屋而落
後上騎一匹因化成龍遂飛上天此幽讚神明吉之先
見及受終太祖允恭寶歷臺城內起至敬殿庶羞百品
若殷薦焉其中隋珠和璧圓淵方井侔於宗廟上海朔
恒號慟哽絕躬至寢門若文王之為世子也又奉為太
祖於鍾山起大愛敬寺又奉為獻后起大智度寺卽位
五十年至於安上治民移風易俗度越終古無得而稱
焉又作聯珠五十首以明孝道云伏尋我皇之為孝也
四運推移不以榮落遷貿五德更用不以貴賤革心臨

朝端默過隙之思彌慙垂拱巖廊風樹之悲踰切齊潔
宗廟虔事郊禋言未發而涕零容弗改而傷慟所謂終
身之憂者是之謂也蓋虞舜夏禹周文梁帝萬載之中
四人而已

箴戒篇二

末喜桀之妃美於色薄於德亂孽無道女子行丈夫志
身常帶劍桀嘗置末喜於膝上喜謂桀曰羣臣盡憎妾
之貴乃以益慢於君君威衰令多不從皆以妾為亂君
願賜死桀於是大怒行苛法賜與嬖妾侈益無度府藏

空虛譽者昌諫者亾羣下杜口莫敢正言造酒池可以
運舟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於酒池醉而溺死者無數
於是末喜笑之以爲樂

夏桀作爲瑤臺瑤室象牙之席白玉之牀以處之

夏桀淫於婦人求四方美女積之後宮俳優侏儒狎徒
能爲奇瑋戲者聚之於傍造爛漫之樂

夏桀嘗鑿霍山通於淵關

夏桀時兩日竝出黑光徧天攝提之星失其常所伊洛
水竭天雨血月流精火神回祿見於黔隧

昔夏后既衰妖精竝見蜚鴻滿野夷羊在牧

殷帝乙無道爲偶人謂之天神與之博令人爲行天神
不勝乃戮辱之

殷武乙無道嘗爲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獵於
河渭之間暴震而死

殷帝紂囚西伯姜里西伯乃獻獸黃金目毛如織錦玉
女駭雞犀兕江大貝青狐元豹黃熊白虎因費仲獻紂
紂喜之

殷帝紂淫虐王子比干諫弗聽剖其心十二穴破而觀

之

帝紂垂胡長尺四寸手格猛獸愛妲己色重師涓聲狗馬奇物充物後庭使男女裸形相隨為長夜之飲時人為之語曰車行酒騎行炙自二十日為一夜

帝紂時木林之地宵陷為池池生淫魚取而食之池一夜而竭得淫魚數百夫悅之錫之宮人宮人悉淫亂帝紂時天雨丹血布及石大者如瓮小者如箕

周厲王好利近榮公大夫芮良夫諫之王怒問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喜曰能弭謗矣召公曰防人之口

甚於防川川潰傷人人亦如之故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瞍教誨者艾脩之王不聽於是莫敢出言

其先夏后氏衰有二龍止於夏庭曰余褒之二君也帝殺而埋其祭三代莫敢視厲王發而觀之使婦人裸而譟之祭化為元龜後宮未亂者遭之既筭而孕褒姒矣周幽王嬖愛褒姒褒姒生子白服廢太子而立之用褒姒為后褒姒者宣王時歌云皦皦白服實止周國宣王下國內有白服者殺之時褒姒初生父母不養而棄白服者聞嬰兒啼因取以葬褒後褒人以姒贖罪因名褒

妣焉

西周君奔秦蹶角受罪遣獻其邑秦受其獻歸其君於周周赧王卒降為西周武公

秦始皇聞鬼谷先生言因遣徐福入海求玉蔬金菜并

一寸棋

附案此條見後志怪篇此蓋誤入

秦二世即位自幽深宮以鹿為馬以蒲為脯

漢昌邑王賀初昭帝崩無嗣霍光徵賀典喪到濟陽求長鳴雞卵五百枚道買積竹杖過宏農使大奴宋善以衣車載女子行居道上不素食常私買雞豚漢有二璽

賀受之大前就次不封初至國都不哭言噎痛不能哭

後即位二十七日見廢

漢昌邑王賀嘗召皇太后御果下馬使官奴服之

漢昌邑王賀嘗封奴二百餘人常與居禁闈使中府令

高昌奉黃金千斤賜侍中君卿取十妻

漢昌邑王嘗夢青蠅之矢積西階東可五六石以屋板

五覆發視之青蠅之矢也以問龔遂遂曰宜進先帝

大臣子孫親近以為左右如不忍昌邑故人信用諛諛

必有凶咎願詭禍為福皆放逐之臣當先逐矣

漢昌邑王在藩時有大鳥集於宮中血汗王坐席其怪如此

漢昌邑王賀在藩嘗見大白狗戴法冠問左右左右皆曰不見後王即位二十七日見廢

漢哀帝即位寵任董賢均田之制從此墮壞百姓訛言持籌相驚被髮徒跣而走漢氏衰矣

漢哀帝時董賢母病長安廚給祠具道中過者皆飲酒為賢治器成奉御乃行賜及蒼頭奴婢人十萬錢

漢桓帝常在南宮長秋和耀殿上作樂

漢桓帝時黃龍千秋萬歲殿皆被災

漢靈帝本侯家宿貧即位常歎曰桓帝不能作家居都無私錢乃賣官自關內侯虎賁羽林各有差私令左右賣公卿錢公錢十萬卿錢五百萬

漢靈帝嘗藏寄小黃門常侍錢累數千萬

漢靈帝嘗鑄銅人四列於蒼龍元武關外

漢靈帝時鑄四列皆受二千斛懸於玉堂及雲臺殿前

漢靈帝起單圭靈昆苑以珉玉為壁以博山柏節為牀

漢靈帝嘗於西園弄狗著進賢冠帶綬

漢靈帝時作列肆於後宮使采女販賣更相盜竊鬪爭之聲聞於人間帝著商賈服飲宴於其閒

漢靈帝時養驢數百帝自騎之驅馳徧京師有時駕四驢入市裏

漢靈帝時黃巾賊起帝自稱無上將軍耀兵平樂館上設九葉蓋蓋皆安九子真金鈴珠玉之飾稱是也

漢靈帝時樂城門穴延及北闕度道燒嘉德和曜殿廣陽門外屋自壞收天下田畝十錢以治室

魏明帝於列殿北立八坊諸才人以次第處其中貴人

夫人以上轉南附焉其名擬百官之數帝常遊宴在內

魏明帝時徙長安鍾簾駱駝銅人承露盤案三國志注作盤下同

鑿折銅人重不可致畱於霸城大發銅鑄人二號曰翁仲列坐司馬門外

魏明帝時鑄黃龍鳳凰各一龍高四丈鳳高三丈餘置內殿前

魏明帝時引穀水過九龍前為玉井綺闌蟾蜍含受神龍吐流歲首建巨獸魚龍曼延弄馬倒騎如漢西京之制

魏明帝起土山於芳林西北陬使公卿皆負土捕禽獸
置其中羣臣穿方舉土面目垢黑沾體塗足衣冠了鳥
以崇無益其所以不能興國也

魏明帝作延休殿永寧殿昌宴殿

魏齊王芳不親萬機耽淫內寵日延倡優迎六宮家人
畱止內房嘗於芙蓉殿前裸袒相逐又於凌雲臺曲施
帷見九親婦女芳臨宣曲觀呼小優郭懷袁信使入帷
共飲酒清商令狐景曰先帝持門戶急今陛下日將
后妃遊戲無度乃至共觀倡優裸袒爲亂恐不可令皇

太后聞臣不愛死而陛下計耳芳曰我作天子不得自
在耶向使先帝使外人淫內侍子孫豈不衆多太后何
與我事使人縛景燒鐵灼之舉體皆爛

魏齊王芳日延倡優及司馬昭初入朝司馬師將有問
鼎之志芳與左右小臣謀因昭辭殺之物其衆以退昭
既入芳方食粟優人唱曰青頭雞青頭雞者鴨也芳懼
不敢發

晉惠帝衷爲太子時武帝宴羣臣於式乾殿歡甚衛瓘
被酒拊帝座云此座可惜帝悟乃佯言曰公醉耶後朝

臣多言衷不可立及卽位後爲趙王倫所篡

晉惠帝昏酒過常每見大官上食有蜡帝慘然作色曰自今勿復制此糜費人力

宋景和子業孝建之太子也卽皇帝位興改制度或取之前史謝莊爲誅宣貴妃文曰贊軌堯門方之漢鉤弋也帝下莊於獄乃發貴妃墓縱糞於孝建冢曰查奴何意生我孝建多昏縱故有查奴之目太后臨卒遣人召帝帝曰病人閒多鬼不可往太后怒曰引刀破我腹那得生如此兒其不孝皆此類也

宋蒼梧王昱嘗置射雉場二百處翳中帷帳皆綠紅錦爲之金銀鏤弩牙瑇瑁帖箭

宋蒼梧王鈐鑿錐鋸之徒不離左右嘗以槌槌人陰破左右見之有斂眉者大怒令此人袒膊正立以矛刺膊

洞過

宋蒼梧王昱嘗於七月七日乘露車往新安寺從曇慶道人飲酒

宋蒼梧王昱嘗飲酒醉於仁壽殿東阿氈幄中臥時楊玉夫見昱醉無所知乃與楊萬年同入氈幄中以千牛

刀斬之

齊武帝嘗與王公大臣共集石頭烽火樓令長沙王晃歌子夜之曲曲終輒以屏如意打牀折爲數段爾日遂碎如意數枚

齊武帝內殿則張帷雜色錦複帳帳之四角爲金鳳凰銜九子鈴形如二三石瓮垂流蘇珥羽其長拂地施畫屏風白紫貂皮褥雜寶枕金衣机名香之氣充滿其中外譙既畢則環而臥

齊武帝時宮內深密不聞端門鼓漏聲乃置鐘於景陽

樓上宮人聞鐘則起裝飾也

齊武帝有寵姬何美人死帝深悽愴後因射雉登巖石以望其墳乃命布席奏伎呼工歌陳尙歌之爲吳聲鄙曲帝掩嘆久之賜錢三萬絹二十四

齊武帝數幸琅邪城宮人常從之早發至湖北埭雞始鳴

齊武帝嘗於內殿環臥合歌姬舞女奏樂於帷幔之前爲歡曲則拊几稱佳起哀聲則引巾拭淚

齊武帝時隱靈寺雕飾炫麗四月八日皆往往以宮闈

防門有禮拜者男女不得同日至也僧尼並皆妍少俗
心不盡或以箱籠貯姦人而進之後為覬伺所得並皆
誅死

齊武帝時內人出家為異衣住禪靈寺者猶愛帶之如
初

齊鬱林王初欲廢明帝其文則內博士韓蘭英所作也
蘭英號韓公總知內事善於文章始入為後宮司儀
齊鬱林王武帝嫡孫嗣位之日與妃何氏書題作一喜
字又作三十許細喜字繞四邊

齊鬱林王昭業既嗣位武帝有甘草杖宮人寸斷用之
齊鬱林王嘗取武帝衣箱開之有金射雉玻璃貫納等
悉賜左右

齊鬱林王既嗣位恒在內與宦者及宮人戲以玉為墮
公以金擲之

齊鬱林王既嗣位嘗夜中與宦者共刺鼠至曉皆用金
銀釵以金花獸紅綸為襦

齊鬱林王既嗣位常列胡伎二部夾閣迎奏極意賞賜
動百數十萬

齊鬱林王既嗣位賞賜無度武帝庫儲垂盡嘗開主衣庫與皇后寵姬觀之又給閹人豎子各十數人隨其所欲恣意奪取諸寶器以相剖擊破碎之以爲笑樂齊鬱林王時有顏氏女夫嗜酒父母奪之入宮爲列職帝以春夜命後宮司儀韓蘭英爲顏氏賦詩曰絲竹猶在御愁人獨向隅棄置將已矣誰憐微薄軀帝乃還之

東昏侯寶卷黑色身纔長五尺猛眉出口

齊東昏侯時後宮遭火之後更起仙華神仙玉壽殿刻

畫彫彩青金鉛帶錦幔珠簾窮極巧麗

齊東昏侯以青油爲堂名琉璃殿穿針樓在其南最可觀望上施織成帳懸千條玉珮聲晝夜不絕地以錦石爲之殿北開千門萬戶又有千和香香氣芬馥開之使人動諸邪態兼令人睡眠

齊東昏侯初於宮中取空輦行之繞臺如天子儀服自

捉玉手版金梁路帶

案此段疑有脫誤

齊東昏侯於芳樂苑諸樓觀壁上畫男女淫褻之狀又於苑中立市太官則每旦進酒肉雜使宮人屠沽

齊東昏侯寶卷潘氏服御極選珍寶琥珀釧一隻直七

千萬案南齊書作百七十萬

齊東昏侯嘗為潘妃御車製雜色錦伎衣綴以金花玉鏡

齊東昏侯潘妃嘗著襦褶袴

金樓子卷第一

金樓子卷第二

梁孝元皇帝撰

后妃篇三

夫以坤維厚載實配乾道月以陰精用扶陽德故能輔佐天子求賢審臣二妃擅于虞朝十亂興乎周室其所以下世隆長誠有以矣

有虞二妃者帝堯之二女也長曰娥皇次曰女英四岳薦舜于堯堯乃妻以二女以觀厥內事舜于明畝之中事瞽叟不以天子之女故而驕盈怠慢猶謙讓恭儉思

盡婦道瞽叟使塗廩舜歸告二女父母使我塗廩我其
往二女曰衣烏工往舜既治廩瞽叟焚廩舜飛去舜入
朝瞽叟使舜浚井舜告二女二女曰往哉衣龍工往舜
往浚井石殞于上舜潛出其旁迨既納于百揆賓于四
門選林木入于大麓每事常謀于二女舜既嗣位升爲
天子娥皇爲后女英爲妃封象于有庠二妃聰明貞仁
舜陟方死于蒼梧號曰重華二女死于江湘之間也
湯妃有嬖氏之女也殷湯娶爲妃生三子太丁仲壬外
丙亦明教訓致其功太丁早卒丙壬嗣登大位妃領堯

嬪後宮有序咸無妒媚逆理之人伊尹爲之媵臣與之
入殷卒致王功君子謂有嬖明而有序詩云窈窕淑女
君子好逑言賢女爲君子和好衆妾其有嬖之謂也
光烈陰后麗華南陽新野人也初漢世祖適新野聞后
美心悅之後至長安見執金吾車騎甚盛因歎曰仕宦
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

漢世祖時追爵諡陰貴人父爲宣恩侯

漢明德馬皇后身長七尺二寸方口美髮

梁宣修容本姓石揚州會稽上虞人粵自周仕衛入趙

徒溫有石化字士風者與渤海諸石同出而異源仕吳
爲中書令生鑑字子奇曉仰觀見知于王隱游寓卒于
歷陽葬于會稽王父元恭宋昇明中仕至武騎常侍考
靈寶齊永明中爲奉朝請修容誕中粹之至和涵祥明
之純氣賢明之稱女師之德言爲閨門之則行爲椒蘭
之表以升明元年丁巳六月十一日生而紫胞朝請
府君以爲靈異年數歲能誦三都賦五經指歸過目便
解同生弟妹各二人爲家之長朝請永明之朝密勿王
事與茹法亮紀僧眞對直多在禁省不得休外處分家

計專以仰委號爲女王拊循弟妹閨門輯睦隆昌元年
齊世祖因荀昭華薦以入宮時值少主失德好爲虐戲
手刺禽鳥必斂容正色少主非直深加嚴憚乃反賜金
錢前後無算每對之而泣人問之故荅曰朝請府君陳
夫人在家供奉未足用此何爲有諸尼入臺齋會乃密
以達之徑寄南金數百兩還家此人仍負之而趨其人
後肉袒銜璧乃云不憶有此及建武之時始安王遙光
聘焉專掌內政承上接下莫不得中遙光非王氏不被
禮遇每因哂戲之際同類多侮慢王氏修容每盡禮謹

金樓子卷二
蕭王氏恆醜酒醉地曰將使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東昏
之世就遙光求金既而獻之乃從容諫曰盜憎主人民
惡其上生子亂世將使貴人能貪無厭之求不如早而
勿與遂不見信後遙光還東第又諫曰駟馬高蓋其憂
實重少主貪虐不過欲得州城不如稱老歸第子事爲
善若其不爾悔將何及又不納及遙光破敗之後其子
詡等竝多蹟弊悉皆贍卹飢寒俱解天監元年選入爲
露采女賜姓阮氏進位爲修容於是辨物書數詔獻種
稜初習淨名經義備該元理權實之道妙極沙門末持

雜阿毗曇心論精研無比一時稱首三十年中恆自講
說自爲雜心講疏廣有宏益釋始習方物名示以無誑
及在幼學親承慈訓初受孝經正覽論語毛詩及隨釋
數番指以吏道政無繁寡皆荷慈訓時值水旱變食深
憂居常儼敬無喜愠之色恭儉仁恕未嘗疾言親指至
于醜醜品式衣裳製度家人有善莫不仰則先是丁朝
請之憂毀瘠過禮見者不復能識母陳氏繼而艱故攀
號慟絕殊不勝哀乃刻木爲二親之像朝夕虔事每歲
時伏臘言必隨淚下從母淨祭法師常所供奉及粲師

遷神孺慕過禮異姓之服禮不過總氣朔雖改纏悲愈切孝思不匱繫此類歟隨繹歸會稽或謂衣錦歸鄉古今罕例詢求故實贈卹鄉黨扶老攜幼並沐恩猷修容既在昆弟之長撫育兩弟備加訓戒及兩弟云亡諸姪十有餘人皆稟規勗有庶生之妹愛均同產及殞歿之後收養諸甥復隆恆日季妹爲臺采女每隔歲時未有書翰必流涕忘食及采女告歿因此感氣孝乎惟孝友于兄弟實見斯言抱孫之愛垂慈尤篤孫方諸方等方規方智含貞含介含芷等爰自翦髻躬親襁育居家卹

隱不嚴而治御下以和而傍無游手刀尺綺縞各盡其業方諸含貞等婚嫁皆躬自經始旬日之中內外衆事爰及禮儀一時舉辦公家發遣啓臺悉停外及饋人失禮接之彌篤每語繹曰吾垂白之年雖親所聞見然而德不孤必有鄰且妒婦不憚破家況復甚於此者也于是愛接彌隆按數語疑有脫誤又善許負之術曾正會登樓還語人曰太尉今年必當不濟時靜惠王尙康勝咸以爲不然曰行步向前氣韻殊下若其不爾不復言相其年未靜惠王薨及昭明入朝又云必無嗣立之相俄而昭

明薨兼善雲氣初至九派云天文不利南方更將有妖
氣時李敞既新平謂必無敢繼踵之者言之甚正無何
之閒而劉敬宮反嘗有銀帶被匣左右就邊敷之將近
盈把乃笑而言曰此人後身會當更屬我初無一言呵
責值吉日良辰大小萃聚竝令相次起舞感恩流惠爰
及童稚每戒繹曰言出於近千里必應士之生世束脩
而已廣則難周無勞交結玉尙待沽而況人乎勤營功
德恆事賑賜此爲上也又躬自禮于佛無隔冬夏人不
堪其苦而不改其德常無蓄積必行信捨京師起梁安

寺上虞起等福寺在荊州起禪林祇洹等寺潯陽治靈
已嚴慶等寺前後營諸寺佛寶帳百餘領躬事後素親
加雕飾妙於思理若有神功性好賑施自春及冬無日
而怠往年穀粒騰涌蒙袂而濟者不可勝言方固南山
永期省壽繹豐結幽祇奄罹偏罰大同九年大歲癸亥
六月二日庚申薨于江州之內寢春秋六十七自孟夏
弗豫有遺旨金銀珠玉不許自隨凡厥凶事每存儉約
神色審正終始不擾卜遠有期詔曰能施盛德曰宣可
謚宣信至京都梁安宣業福成定果靈光正覺等寺同

金樓子卷二
皆號哭如喪親戚焉及渚宮祇洎禪林等寺又如此也
繹始學弱年思眼之始衣不解帶冬則不近炎火夏則
不敢風涼如此者離寒暑也每大官供進竝以準取錢
纖毫已上皆施宣業寺數年之中僧徒衆食竝是豐飽
繹聞元獺有祭丹鳥哺糧矧乃禽魚猶能感動況稟含
靈之氣者也東入禹川西浮雲夢冬溫夏清二紀及茲
昏定晨省一朝永奪几筵寂寞日深月遠觸目屠殞自
咎自悼昔沂淮渼侍奉舟艫今還宮寺仰瞻帷幙顧復
之恩終天莫報陟岵之心鯁慕何已樹葉將夏彌切風

樹之哀戒露已濡倍縈霜露之戚過隙難留川流不舍
往而不還者年也逝而不見者親也獻年回幹恆有再
見之期就養闈闈無復盡歡之日拊膺層裂貫裁心髓
日往月來暑流寒襲仰惟平昔彌遠彌深煩冤拔懊肝
心屠裂攀號膈臆貫截骨髓竊深游張之感彌切蒼舒
之報每讀孟軻皇甫謐之傳未嘗不拊膺哽慟也讀詩
人勞悴之章未嘗不廢書而泣血也乙丑歲之六月氣
候如平生焉冥然永絕入無瞻奉慈顏緬邈肝膽糜潰
貫切痛絕奈何奈何

終制篇四

案原本不列篇名考其文義應係終制篇謹校補又前半或有缺文謹識

吾企及推延豈能及病偶屬炎夏流金煎石氣息綿微
心用愴慮不支久方從風燭夫有生必有死達人恆
分棺槨之造起自軒轅周室有牆嬰之飾旌銘之儀晉
文公請隧桓司馬石槨甚非謂也送終之禮思以裁之
觀荀卿不韋淮南崔寔王符仲長其制書旨本自不同
俱非厚葬孱若一也高平劉道真京兆摯仲治竝遺令
薄葬楊王孫遺令裸葬晉代江應元又然樊靡卿言葬
禮唯約沐浴竝終制令掘塹氣絕令兩人舉尸即塹止

婦人之送禁弔祭之賓後亾者不得入藏不得封樹裴
潛遺令曰墓中唯置一座瓦器數枚皇甫士安言以蘧
條裹尸覆卷三重麻繩約二頭置尸靈牀上擇不毛之
地坑訖去牀下尸而已石苞曰死皆斂以時服不得斂
哈不得兼重又不得設牀帳盟器不得起墳種樹郝昭
曰吾為將數見發冢取其木為攻具知厚葬之無益汝
必斂以時服也郝竝敕子曰吾生素餐日已久矣可葬
為小槨裁容下棺張奐遺令措尸靈牀幅巾而已盧植
敕其子以單帛附身葬於土穴雖制度不同同歸於薄

也趙岐畫晏嬰叔向子產季札生不能及死而畫之甚
非所以晉成帝曰山陵之事一從節儉陵中唯潔淨而
已不得施塗車芻靈此事雖大又可諭小吾之亾也可
以王服周身示不忘臣禮曲禮一卷孝經一帙孝子傳
并陶華陽劍一口以自隨此外珠玉不入銅鐵勿藏也
田國讓求葬於西門豹側杜元凱求葬於蔡仲冢邊杜
臧求葬於蘧伯玉之側梁伯鸞求葬於要離之旁彼四
子者異乎吾之意也山地東北隅始生山陵小墓之前
可以爲冢已具別圖庶魂兮有奉歸骨有地然壙中石

屏風木人車馬塗車芻靈之物一切勿爲金蠶無絲
之實瓦雞乏司晨之用慎無以血臚骨腥爲祭也

戒子篇五

東方生戒其子以上容

按太平御覽載朔集戒其子曰明者處世莫尚於中庸首

陽爲拙柱下爲工飽食安步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
不逢詳其爲談異乎今之世也方今堯舜在上千載一
朝人思自勉吾不欲使汝曹爲之也

按此段似小序

后稷廟堂金人銘曰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
多事多患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崔

子玉座右銘曰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施人慎勿念
受恩按太平御覽作施慎勿忘凡此兩銘竝可習誦杜恕家戒
曰張子臺視之似鄙朴人然其心中不知天地閒何者
為美何者為惡敦然與陰陽合德作人如此自可不富
貴禍害何因而生

馬文淵曰聞人之過失如聞親之名親之名可聞而口
不可得言也好論人長短忘其善惡者寧死不願聞也
龍伯高敦厚周慎謙約節儉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
杜季良憂人之憂樂人之樂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

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之效伯高不得猶為謹敕之士所
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所謂畫虎不成
反類狗者也裴松之以為援此戒可謂切至之言不刊
之訓若乃行事得失已暴於世因其善惡即以為戒云
然戒龍伯高之美言杜季良之惡行吾謂託古人以見
意斯為善也

王文舒曰孝敬仁義自行之首而立身之本也孝敬則
宗族安之仁義則鄉黨重之行成於內名著於外者矣
未有干名要利欲而不厭而能保於世永全福祿者也

欲使汝曹立身行己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故以元
默沖虛爲名欲使顧名思義不敢違越也古者盤盂有
銘几杖有戒俯仰察焉夫物速成而疾亡晚就而善終
朝華之草戒旦零落松柏之茂隆冬不衰是以大雅君
子惡速成戒闕黨也夫人有善鮮不自伐有能寡不自
矜伐則掩人矜則陵人掩人者人亦掩之陵人者人亦
陵之也

陶淵明言曰天地賦命有生必終自古聖賢誰能獨免
但恨室無萊婦抱茲苦心良獨惘惘汝輩旣稚小雖不

同生當思四海皆爲兄弟之義鮑叔敬仲分財無猜歸
生伍舉班荆道舊遂能以敗爲成因喪立功他人尙爾
況其父之人哉潁川陳元長漢末名士身處卿佐八十
而終兄弟同居至於沒齒濟北汎稚春晉時積行人也
七世同居家人無怨色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汝其
慎哉

顏延年云喜怒者性所不能無常起於褊量而止於宏
識然喜過則不重怒過則不威能以恬漠爲體寬裕爲
器善矣大喜蕩心微抑則定甚怒傾性小忍則歇故動

無響容舉無失度則為善也欲求子孝必先為慈將責弟悌務念為友雖孝不待慈而慈固植孝悌非期友而友亦立悌夫和之不備或應以不和猶信不足焉必有不信倘知恩意相生情理相出可以使家有參柴人皆由損枚叔有言欲人不聞莫若不言欲人不知莫若勿為禦寒莫如重裘止謗莫若自修論語云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單襄公曰君子不自稱也必以讓也惡其蓋人也吾弱年重之中朝名士抑揚於詩酒之際吟詠於嘯傲之間

自得如山忽人如草好為辭費頗事抑揚末甚悔之以為深戒

向朗遺言戒子曰貧非人患以和為貴汝其勉之以為深戒酒酌之設可樂而不可嗜聲樂之會可簡而不可違淫華怪飾奇服麗食慎毋為也

曾子曰狎甚則相簡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歡其莊足以成禮也

按別卷載此條下有孔子聞斯言也曰二三子志之孰謂參也不如孔子二十字

子夏曰與人以實雖疎必密與人以虛雖戚必疎帥人

以正誰敢不正敬人以禮孰敢不禮使人必須先勞後逸先功後賞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必使長者安之幼者愛之朋友信之是以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近至于遠也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可不慎乎

處廣廈之下細氈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豈與夫馳騁原獸同日而語哉凡讀書必以五經爲本所謂非聖

人之書勿讀讀之百編其義自見此外衆書自可汎觀耳正史既見得失成敗此經國之所急五經之外宜以正史爲先譜牒所以別貴賤明是非尤宜留意或復中表親疎或復通塞升降百世衣冠不可不悉

任彥升云人皆有榮進之心政復有多少耳然口不及迹不營居當爲勝王文舒曰人或毀己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己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矣若己無可毀之行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於彼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反報焉且聞人毀己而忿者惡醜聲之加己反報者滋甚不如

默而自修也顏延年言流言謗議有道所不免況在闕
薄難用算防應之方必先本已或信不素積嫌閒所
爲或性不和物尤怨所聚有一於此何處逃之日省吾
躬月料吾志斯道必存何卹人言任嘏每獻忠言輒手
懷草自在禁省歸書不封何其美乎入仕之後此其勗
哉昔孔光有人問溫室之樹笑而不荅誠有以也

高季羔爲衛之士師別人之足俄而衛有蒯聵之亂
別者守門焉謂季羔曰於此有室季羔入焉旣追者罷
季羔將去問別者曰今吾在難此正子報怨之時而子

逃我何曰曩君治臣以法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
君愀然不樂見於顏臣又知之君豈私於臣哉天生君
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待君子孔子聞之曰善哉爲
吏其用法一也

歸義隱蕃爲豪傑所善潘承明子翥與之善承明問曰
何故與輕薄通使人心震而熱廣陵陽竺幼而有聲陸
遜謂之必敗令其兄子穆與其別族季豐年十五賓客
填門乃曰神童而遂無周身之防果見誅夷相國掾魏
諷有盛名同郡任覽與諷善鄭袞謂諷姦雄必以禍終

子宜絕之諷果敗焉王仲回加子以檳楚朱公叔寄言以絕交此有深意最宜思之

聚書篇六

初出閣在西省蒙敕旨賚五經正副本為瑯琊郡時蒙敕給書并私有繕寫為東州時寫得史漢三國志晉書又寫劉選部孺按孺原本作儒攷梁書有劉孺為吏部尚書無劉儒謹校正家謝通直彥遠家書又遣人至吳興郡就夏侯亶寫得書又寫得虞太中闡家書為丹陽時啓請先官書又就新渝上黃新吳寫格五戲得少許為揚州時就吳中諸士大夫

寫得起居注又得徐簡肅勉起居注前在荊州時晉安王子時鎮雍州啓請書寫比應入蜀又寫得書又遣州民宗孟堅下都市得書又得鮑中記泉上書安成煬王於湘州薨又遣人就寫得書劉大南郡之遴小南郡之亨江夏樂法才別駕庾喬宗仲回主簿庾格僧正法持結經書是其家者皆寫得又得招提琰法師衆義疏及衆經序又得頭陀寺曇智法師陰陽卜祝冢宅等書又得州民朱澹遠送異書又於長沙寺經藏就京公寫得四部又於江州江革家得元嘉前後書五帙又就姚凱

處得三帙又就江錄處得四帙足爲一部合二十帙一百一十五卷竝是元嘉書紙墨極精奇又聚得元嘉後漢并史記續漢春秋周官尙書及諸子集等可一千餘卷又聚得細書周易尙書周官儀禮禮記毛詩春秋各一部又使孔昂寫得前漢後漢史記三國志晉陽秋莊子老子肘後方離騷等合六百三十四卷悉在一巾箱中書極精細還石城爲戍軍時寫得元儒衆家義疏爲江州時又寫蕭諮議賁劉中紀緩周錄事宏直等書時羅鄉侯蕭說於安成失守又遣王諮議僧辯取得說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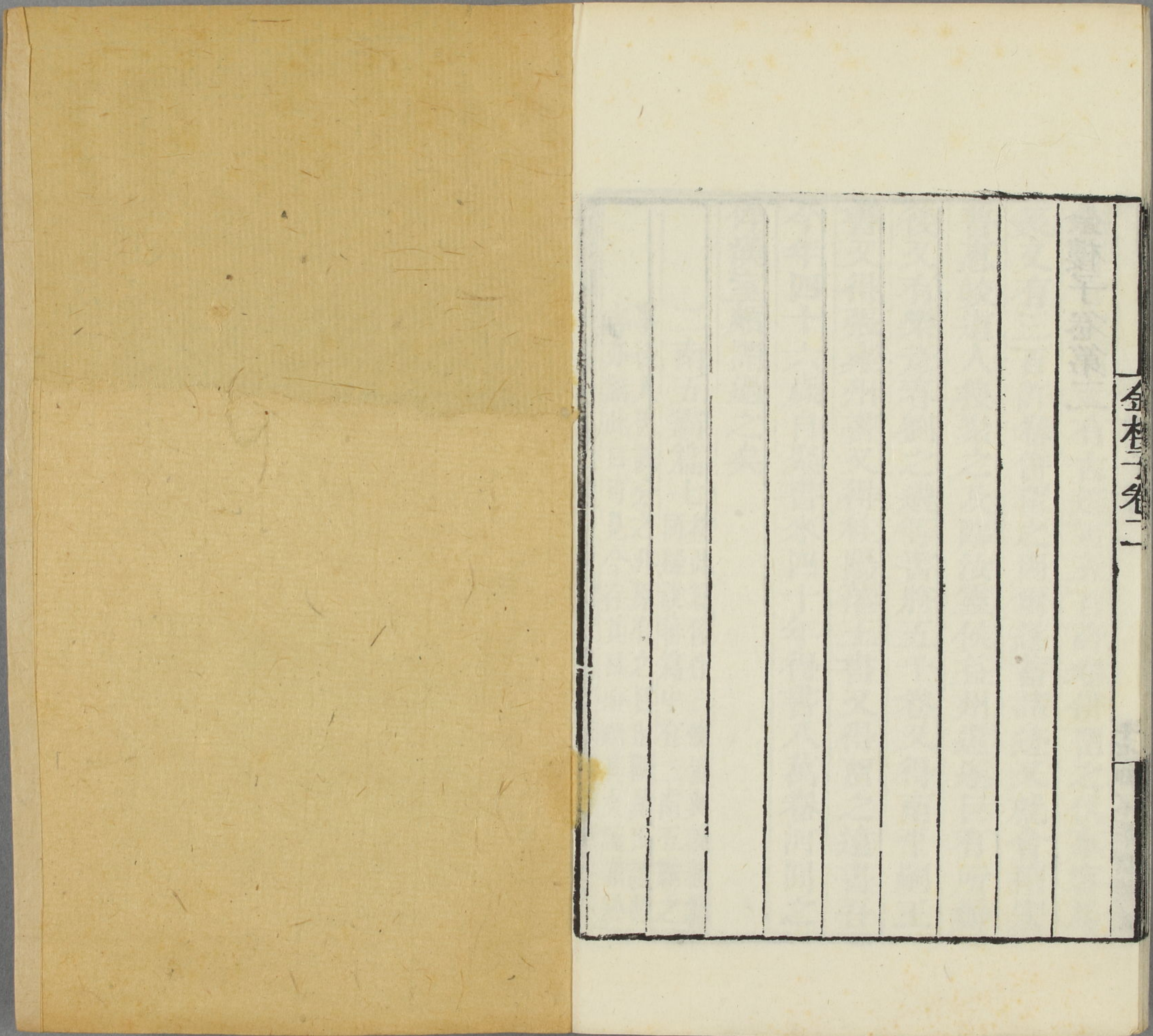
又值吳平光侯廣州下遣何集曹沔寫得書又值衡山侯雍州下又寫得書又蘭左衛欽從南鄭還又寫得蘭書往往未渡江時書或是此間製作甚新奇張湘州纘經餉書如樊光注爾雅之例是也張豫章紿經餉書如高僧傳之例是也范鄱陽省經餉書如高誘按誘原本作道謹校改注戰國策之例是也隱士王緝按隋書經籍志作璜之經餉書如童子傳之例是也又就東林寺智表法師寫得書法書初得韋護軍餉數卷次又殷貞子鈞餉爾後又遣范普市得法書又使潘菩提市得法書竝是二王書也

郡五官虞矚大有古迹可五百許卷併畱之伏事客房
篆又有三百許卷併畱之因爾遂蓄諸迹又就會稽宏
普惠皎道人搜聚之及臨汝靈侯益州還遂巨有所辦
後又有樂彥春劉之遴等書將五千卷又得南平嗣王
書又得張雍州書又得桂陽藩王書又得畱之遠書吾
今年四十六歲自聚書來四十年得書八萬卷河間之
侔漢室頗謂過之矣

二南五霸篇七 按此篇僅存三條皆與說蕃篇
同疑說蕃篇中有二南五霸之
事後人因誤分之非原有之目也觀晁氏讀書
志亦無此目可見今存其目而刪其文謹識於

此

金樓子卷第二



金瓶梅
卷二

